

圖書

孔明比管樂非謙辯

孔明在隆中嘗自比管樂論者



樂者管子一匡九合功蓋天下矣即樂毅伐齊其才

亦有不可及者孔明不能也當其將秦魏韓趙之兵

伐齊齊悉中國之兵拒之濟上一戰而敗方是之時

七國之兵雲翔而進計且瓜分全齊之地肯拱手而

授之燕哉毅乃還韓秦之師分魏師以畧宋地部趙

師以收河間而身帥燕兵長驅逐北取七十二城之

地以入于燕于是四國之兵徘徊境上不能有齊之

一壘矣夫秦韓地遠不能越趙魏而有齊還之卽無
辭而去耳趙在齊之北境魏在齊之西境其志不爲
燕取明也故以宋予魏以河間予趙而後全齊可有
故樂之功不難于取齊而難于散四國之兵四國之
兵旣去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太山以東至
海右軍循河濟屯河甄以連魏師後軍傍北海以撫
千乘中軍據臨海而鎮齊都于是七十二城皆入燕
之版圖矣是時山東之國惟齊強至與秦爲東西帝
一旦以蠻夷僻陋之國舉之如催枯振落毅之才何

可及也

魏孔明非諸葛辯

抱樸子曰魏武刑罰嚴峻果于殺戮乃心欲用孔明
孔明自陳不樂出身魏武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
汚君之朝也楊用脩謂此事不見正史當表出之陳
用楊曰虬驤慶霄不繼參龍之轡鳳鳴瑤林不屈伶
倫之寵操知不可得用孔明而不殺何也不敢殺也
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名殺禰衡借手于劉表殺
孔融借口于路粹若殺孔明而口傳于天下之士操
所不爲故曰不敢殺也不知此胡昭事昭字孔明詳

見魏志而楊陳二子以爲諸葛孔明誤矣孔明方卧南陽帝室之胄三顧而後出操何嘗得望顏色哉

史美王彪之辯

史稱桓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懼溫亦色動莫知所爲王彪之旣知溫不臣跡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于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旣絕于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按此一段深可怪強臣廢主立主志在奪國爲之漸耳以漢之衰董卓之克虐而盧植挺其正誼蓋

勲詆爲小醜袁紹何人復能橫刀長揖懸節徑出示
不同逆雖未摧兗心而卒各申其志桓溫造謀廢主
襲跡元兗樹威通朝規移西祚彪之爲國大臣不能
正色彊諫守之以死且傳會爲之此亦關何禮度儀
制何先代可循何故典可率而絕于曠代定于須臾
朝服毅然曾無懼容斯則勇于偏上恬于黨逆世之
鄙夫小人類優爲之古之大臣垂紳正笏不動聲色
而決大疑定大策鋤大奸排大難跡豈同此且夫臣
廢其君下干其上天地大變朝野同恇而溫之色動
猶有良心彪之神采更無怍色彪之旣諛溫以伊霍
溫復咎彪之以元凱同惡相濟數有宜然而史亡深
譏翻其溢美異乎所聞矣

李密竇建德辯

隋末羣雄鼎沸跨有土宇盜竊名號者不可勝數王世充據洛陽李密據河陽宇文化及由江都而北竇建德據河北劉武周據鴈門梁師都據朔方羅藝據幽州杜伏威據淮南李子通據江都林士弘據豫章蕭銑據江陵朱粲據襄陽薛舉據秦隴李軌據河西大小不同然天下無慮大抵皆有伯圖無隙地矣然惟唐得之者以其先據關中有扼吭拊背之勢也羣雄之中李密竇建德蕭銑爲正銑以梁室之胄恢復

故疆方以昭烈未爲多讓密以公卿之子爲人望所歸其起義之迹與唐相類而名義爲正至如建德真有帝王之畧其措置規模不在唐氏之下第才與勢不侔耳就三人中論之密坐失良圖徘徊岐路其敗宜矣銑卽有成不過畫江而守皆非唐敵惟使建德有過人之才據形勢之地唐之爲唐未可知也世安可以成敗論人哉宇文化及之在聊城也竇建德謂其下曰吾爲隋民所爲吾君今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攻聊城生擒化及先謁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撫存百官然後執化及之黨集隋宮而斬之予讀其事壯之建德隋之編民耳猶能使義執言雪君父之憾唐祖身爲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不有愧于建德邪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分將士身無取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才十餘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卽時散遣其施爲規畧亦豈唐氏之下哉然竟不能成者才不逮也嘗以爲建德之才不逮項羽而德義過之卽帝業不成亦草昧英雄之冠也

房杜姚宋不易辯

唐史稱賢相必曰房杜姚宋而當時諸人之論頗不一如陸長源上宰相書稱房杜蘇宋而不及姚劉軻上崔相國書稱魏房姚宋而不及杜權德輿作陸敬輿翰苑集序亦以魏易杜惟房宋無異詞以今論之蘇許公之獻可替否在公廢私宋廣平所遜重然其相業未能遠過于姚以魏文貞之賢房杜不及而世多以房杜稱則以房杜夙事潛邸及太宗卽位首用爲尚書左右僕射共筦朝政當時天下初定臺閣制

度憲物文典率討裁二人之手二人同心濟謀以左
右帝成一代之制故時稱賢相必首房杜而鄭公初
事太宗爲諫議大夫備咨訪貞觀三年始以秘書監
叅預朝政十年始知門下省叅議朝章國典而未嘗
正居丞相之位又承房杜之後大業已定潤飾而已
故止以諫諍顯而不及以功業聞然于徵何貶邪至
于杜與姚之時有見遺不能如房宋之確然者則亦
有由房杜以謀斷相資而謀之所以開者深姚宋以
權正相濟而正之所以全者大况杜任事日淺又房
所薦而姚之救時應變或流于權譎邪然必曰房杜
姚宋此又一代相業不易之定論也或曰餘無狄梁
公陸宣公裴晉公諸人乎曰唐三百年政治推貞觀
開元而數公際遇其時君臣之間以義始終前後莫
比否者有臣而無君是故拙于其遭已

張九齡無嗣辯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涉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邪按劉所云張公建言放臣事不見正史傳稱公子拯以父廕爲伊闕令有節行安祿山陷京師遣人授以僞官拒不受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拯子藏器爲壽安尉何以云無嗣也

史評李泌辯

李泌一代才也無論左右肅代治亂持危中興之功卓然第一卽相德宗時數事皆關天下大故而以片言決策較如列眉至今讀之了然如見試舉一二如安西北庭控制西域諸國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東至要害矣吐蕃旣平朱泚卽請此地德宗卽欲與之賴泌力諫而止又如德宗反正之初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西河淮蔡皆爲異域韓滉掌東南財賦以供京師爲浮言所間不能自保此向背之機也泌乃

力陳其忠請旨宣諭使滉感悅流涕自汎水濱發米百萬而六師萬姓之命賴以不隕此何時也又如李懷光阻兵河中伏誅無日達奚抱暉據陝城以應之淮江運道水陸皆絕此扼吭之形也泌以單騎入陝叱抱暉而遣之如驅雞耳而河中失援運道得通不待梟懷光之首而都城已在枕席矣又如馬燧李晟旣成大功爲德宗所忌張延賞構之于中吐蕃間之于外二臣一不自保則內而藩鎮納款者將人人自疑而吐蕃之間得行益輕中國非但君臣恩禮之不終也泌乃片言定約使其上下相信二臣得保其終而國勢因以不搖何利如之又如天寶以來西域使以河隴旣陷歸路阻絕仰給長安不勝其弊此大蠹也泌廉其有田宅者四千餘人隸天策諸軍使爲將卒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又如德宗止有一子乃以郃國之釁欲廢之而立姪此何等大事而當時勳舊之臣無一敢言及者非泌苦口切諫開悟上心至于流涕闡于洞知寃狀則瑛瑤之禍復見于貞元矣又如德宗以陝州之故心恨回紇而泌欲借回紇之力

以圖吐蕃上心必不可解也泌以辱少華之罪歸之
已死可汗而以德宗之辱歸之少華于是上心洞然
無所復惑遂使兄弟之國化爲臣妾寇敵之域變爲
和親而吐蕃從此服矣三相謀臣察相議論于中猛
將宣勞于外豈不有所效而動中肯綮力轉樞鈴明
白正大爲不可易之論宣公以外鄴侯一人而已唐
史舊傳毀之太過以爲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又謂好
談神仙詭秘爲世所輕蓋謗書也總之智畧才識高
出一世而以機警辯博頡頏世資則誠有之受知三
朝職親地密而低昂毀譽無所依回招尤取謗固其
所也其不及留侯品也非才也

平淮西碑辯

唐淮蔡平天子詔刑部尚書韓公愈撰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丞相裴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見舊史云而羅隱紀石烈士孝忠者猛悍多力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

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父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墮者再三吏執以聞帝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而孝忠度必死乃伺吏隙用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因召見問孝忠頓首因盛推愬功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愬之名乃與光顏重胤齒陛下賞不當功非所以勸人臣不推碑無以爲吏禽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旣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

之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如此則韓碑之踣又若不專出于愬妻之爲者豈愬妻旣以此訴于帝而烈士事又適當其會與抑或烈士者亦有所恃而後敢然與夫將相之致懸矣功人功狗亦切喻也以信越之百戰猶不得比績于蕭何而况是舉也度旣以謀贊天子之決復以氣作諸將之敢身履行陣又非特指示發縱者邪韓之功裴非特事體固亦事實彼愬妻之訴與烈士之忿正戰國鄒忌之妻與客以所美忌于城北徐公者是亦安

空齋遺集
卷之四
足以爲信而憲宗遽入其說踣于不暇邪吾觀退之
之碑亦未見所以歸美于度者間嘗一二及之而亦
其叙次之不得不然至其所以叙愬者初未嘗畧也
不知褊心者何故乘之然嘗反覆思之蓋淮蔡之役
一時用事者多不與而退之方盛叙憲宗斷之功且
曰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不可大官臆決唱
聲萬口和附則唱聲和附者益不樂故羣言鑄詆而
憲宗卒亦不能堅其信蓋憲宗至是非特疑愈且有
不釋然于裴相之心矣蓋愬之所以入蔡正綠阿跌

氏以其衆當一面于洄曲每戰克捷賊勢日窘悉銳
卒聚界上以抗而元濟僅憑空堞以居故愬得以乘
機而入退之之碑亦云元濟盡併其衆洄曲而始叙
愬破蔡取元濟事而愬黨以爲如此則蒙人之成不
得爲竒不知不如此則亦何以爲直筆傳信來世也
考是時退之實從裴相軍中退之嘗請于裴須精兵
千人間道以入蔡必擒賊未及行而愬已自文城夜
入得元濟三軍之士咸爲公憾見公行狀神道碑及
舊史云然則使愬師稍緩夜半之功且出一書生矣

空齋遺集 卷之四
愬亦何得區區于負其白額豕邪然愬雖世將識道
理入蔡之役市肆不改橐鞶以見裴度示蔡人上下
之分非恣肆矜功者是役也出于其妻與宰之私而
成于二三臣外之唱聲附和者未必愬之本心然適
足以敗愬而累憲宗之盛德矣

杜黃裳辯

杜黃裳傳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脩小節頗通餽謝
無縈白名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高
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黃裳子載辭服則黃裳于行
已已無可觀不特小節之不脩矣偶見唐人幽閒鼓
吹載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乃命一幹吏寄錢
數千緡并羶車子一乘亦值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
于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
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抑

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審然則杜公清儉一德內乎于深閫外諭于強藩蓋庶幾乎誠而動矣又何無幽隱之節操潔白之嚮稱哉按昌黎順帝實錄黃裳當子璿韋執誼用事而處之悠然不羣不黨其立節如是真宰相也

五代史稱錢氏辯

歐陽公五代史稱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嘗重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責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云云錢氏子孫深不然之有世昭者遂爲私考載文忠嘗任文僖幕官文忠少年豪俊多不檢同幕尹洙梅聖俞諸

公皆薄之以聞于文僖一日公張宴設客文忠與一妓獨久之始至而公數責妓妓白偶睡憇涼堂失却金釵公命妓卽席請文忠爲小詞一闕以自解文忠黽勉力就座上無不咨美其文而竊嘆文忠之薄行公亦屢以爲諷而不虞文忠以爲怨作十國世家深肆詆誣如此則是文忠以曲筆洩怨非信史也然近峯聞畧吳越錢氏歸宋令其從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賦重厲民沉諸河太宗大怒廢斥死後命右輔闕王永均吳越田永以錢氏稅畝五斗爲一斗曰此

天下之中正也太宗從之永魯孫珪官至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江氏至民表以直言正道重于世子萬里至宰相死國難君子以爲陰德之報則吳越之重賦厲民非歐陽公一人之言矣宋史范質子旻太平興國初錢俶獻地以旻爲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菓箕箒之屬悉收算欲盡請釋不取以蠲其敝旻之所奏適符文忠后山談叢又載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至有老死不冠者而文忠公異

日作河南司錄張君墓表謂天聖明道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之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各山水余日得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是文忠方深服文僖之待士終其身且德之弗忘怨何從生然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積穀幾何日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而五代史不載胡致堂于是致疑要之史通叙錢氏之立國耳通鑑顧獨載其一王一時事宜不足相揜至于美惡畢記則五代史不害其爲疎畧而至詆以爲報復恐亦不然也近世楊升庵氏好詆斥六一作丹鉛錄遂亦摭據以爲公罪案云

寇萊公辯

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魏野贈寇萊公詩也其清
節高風固已被于華夷矣而或謂其少年富貴在鄧
州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厠溷間燭
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歟豈其約居室而侈于居官歟
抑公之高邁勁爽不拘拘小節而傳者遂過其實歟
按公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
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
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銀終身不蓄財產寢處

一青幃二十餘年無聲色之娛其清約如此卽燃燭
夜宴亦一時偶適耳小說中又有一曲清歌一束綾
之語何謬也

史論范文正辯

范文正公執政未久日夜謀慮興建太平所建白興
革皆一代大典惜其後不能守也宋初學校未立專
以聲病記誦取士法未善也至是初今天下郡縣皆
立學校以策論經書試士盡罷帖括墨義而取士之
典正矣宋初雖設監司轉運而察吏之法未備也至
是用歐陽脩議選擇內外朝官爲按察使使巡行州
縣徧見官吏課其公廉無狀以朱墨別書歲具以聞
察吏之典詳矣此皆大綱所在而建國數十年因循

未立者何也他如立磨勘之法以課勞績裁任子之恩以清仕路亦皆審官論材之要至于宰相兼樞總軍之大計尤政事本原之所係也然此數事未免有拂人情按察多所舉劾衆心不悅而任子磨勘之法僥冒者亦多不便于是謗議稍行身不能安而法亦從之變矣不亦惜哉夫事無大小顧體與法何如體法所在雖人情未順行之既久耳目相習未有不可守者患在以法之便否爲人之去就又以人之去就爲法之興革而始終不可成矣范公凡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在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史乃以規模濶大更張無漸少之亦宋儒迂疎之見哉

本生辯

歐陽公言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見之子第書院中几間因取讀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朞杖云云及濮園之議遂執以禮爲人子者雖出爲伯叔父母後而于所生父母初不沒其父母之名司馬溫公駁之以爲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司馬公之說是也然于所生父母遽例謂之伯叔父母亦大亡別蓋謂之伯叔父母則該親從服有降殺惟所

生父母則雖于所後爲疎從亦槩得以持朞服固自不同猶庶出之子謂其母曰生母而不得與諸嫡子例稱庶母蓋皆天理人情之至有不容于少紊者隋劉子翊嘗駁河間劉炫議謂永寧公李公孝嘗爲所生父後妻解任而疏中有本生之文朱子謂本生父母却在隋書劉子翊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得已引用因嘆諸儒議禮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看則本生之文朱子殆有取焉他日又謂今日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朞爲所養斬衰三年以所生與所

養對而皆以父母言之高宗取宗室秀王偁之子以爲太子時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亦曰皇太子所生父而近時大學士王公鏊著論深是之夫名也者因物而命禮也者緣義而起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父之爲繼也者此于人豈雅稱也猶以爲母之後夫而名之何獨于本生父而不可哉

主祭辯

二程全書伊川將屬續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終旣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邪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何謂師聖曰明道旣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况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况立廟自伊川始乎尹氏注云此一段差誤近世

侍郎呂公枬亦曰此差必矣雖伊川繼太中主祭亦未必然余嘗竊疑之豈大賢講禮而有未詳至于易簣之際爲此紛紛侯師聖亦豈誣其師者及考通典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章郡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况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杜佑曰按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庶子封爲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宗况天子乎所云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

德奪伯邑考之宗嫡也張子理屈亦曰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于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推又譬之于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汎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枝昌大則須是却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

少須是士人承祭祀則其說與伊川合蓋侯氏之誤
實本于此嘗因是論之諸侯奪宗謂諸侯也聖庶奪
嫡謂天子也卿士大夫則異于是矣卿士大夫之不
可以奪宗者何也古者天子世及諸侯世子世國大
夫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夫惟不世爵祿將
一再傳之後而已復爲士庶人焉大宗則百世不遷
者也故大夫士之不可以奪宗者重宗也白虎通曰
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宋
庾蔚之曰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

于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糺正一宗者也故特加
齊衰三月之服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大牢祭卿

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
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記孔子曰宗子爲士庶子爲
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

薦其常事張子亦曰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
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特宗子之
爲士爲庶人亦然朱子曰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
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然則大中

之歿明道雖先歿伊川是支子主祭主喪自合明道
之子若孫伊川自不得主喪大宗之廟雖始立于伊
川亦合立于明道之家伊川亦不得主祭而伊川立
子之托師聖奪嫡之議以卿大夫上偏于天子諸侯
而不自知大賢大儒倉卒議禮愚于是終不能灑然
也唐書禮樂志庶子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庶
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于位以廟由弟立已不得
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于正寢至和二
因宋庠奏下兩制禮官詳定諸大臣皆得立廟或廟
因衆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
死卽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長孫伊川蓋用此制

圖